司馬仲達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司馬仲達論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昔之君臣，相擇相遇天下擾攘之日，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，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。臣既才矣，而其君常至於甚忌；君既明矣，而其臣常至於甚憚者，何也？君非有惡於臣而忌之也，忌其權略之足以貳於我也；臣非有外於君而憚之也，憚其剛忍之足以不容於我也。此忌、憚之所由生也。雖然君固有所不忌，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；臣固有所不憚，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。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，苻堅之與王猛是也。

至於曹公之與司馬仲達，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。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憚。天下之士，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，而仲達一不起，已將收而治之矣。仲達之不起，固疑其不為己容；曹公之欲治，固疑其不為己用。此相期於其始者，固已不盡君臣之誠矣，則忌、憚何從而不生也？雖然仲達處之，卒至乎曹公無所甚忌，仲達無所甚憚者，此所以為人豪以成乎取魏之資也。人之挾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，蓋曹公之策士而倚之為蓍龜者也。公之欲遷漢祚也，於其始萌諸心，而仲達啟之以中其欲；於其既形於跡，而文若沮之以悴其情。已而，文若出於直言，而不能救其誅；仲達卒為之腹心，而遂去其憚。方曹公之鞭笞天下，求集大業也，將師四出，無一日而釋甲。而仲達獨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，未嘗一求將其兵，雖公亦不以為能而欲使之。迨公之亡，始制其兵，出奇應變，奄忽若神，無往不殄，雖曹公有所不逮焉。魏文固已無忌，仲達固已無憚，天下始甚畏之，猶公之不亡也。由是觀之，仲達之以術略自將其身者，可得而窺哉！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，數出其兵求與之決於一戰以定魏、蜀之存亡哉！

仲達、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。渭南之役，人皆惜亮之死，以為不見夫二人者決勝負於此舉也。亮之僑軍利在速戰，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，而求乘其弊。亮以巾幗遺之，欲激

其應。仲達表求決戰，魏君乃遣辛毗杖節制之。亮以仲達無意於戰，其請於君，徒示武於眾耳。嗟夫！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於眾者，則或有之；謂其有所終畏，而無意於一決者，亦非也。雖然，使辛毗不至，則仲達固將不戰也。仲達之所求者，克敵而已。今以一辱，不待其可戰之機，乃悻然輕用其眾為忿憤之師，安足為仲達也？晉之朱伺號為善戰，人或問之，伺曰：“人不能忍，而我能忍，是以勝之。”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耶？察其所以誅曹爽者，足見其能忍而待也。故其策亮曰：“亮志大而不見機，多謀而少決，好兵而無權，雖提卒十萬，已墮吾畫中，破之必矣。”此仲達之志也。亮之始出也，仲達語諸將曰：“亮若勇者，當出武功，依山而東；若西上五丈原，則諸軍無事矣。”昔曹公攻鄴，袁尚以兵救之，諸將皆以歸師勿遏，當避之。公曰：“尚從大道來且避之，若循西山則成擒耳。”尚果循西山，一戰擒之。盧循反攻建鄴，宋武策之曰：“賊若新亭直上，且當避之；回泊蔡州則成擒耳。”循果泊蔡州，一戰而走之。亮之趨原，與袁尚之循西山、盧循之泊蔡州等耳。蓋銳氣已奪，固將畏而避人，不足為人之所畏避。此三君者，所以易而吞之也。亮常歲之出，其兵不過數萬，不以敗還，輒以饑退。今千里負糧，餉師十萬，坐而求戰者，十旬矣。仲達提秦、雍之勁卒，以不應而老其師者，豈徒然哉！將求全於一勝也。然而，孔明既死，蜀師引還，而仲達不窮追之者，蓋不虞孔明之死，其士尚飽而軍未有變，蜀道阻而易伏，疑其偽退以誘我也。向使孔明之不死，而弊於相持，則仲達之志得矣。或者謂仲達之權詭，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，此腐懦守經之談，不足為曉機者道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